

烟台故事

北海银行的守护者

王忠华

春节期间央视热播的电视剧《问苍茫》，让我想起本家的凌姑姑讲到她的爷爷——北海银行的守护者王守明，一位普普通通的

说起北海银行，就不能忘却胶东这块革命圣地。1937年12月24日，于得水等人在被誉为“小苏北”的崑崙山发动了“天福山起义”。1938年2月13日，在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的率领下，在牟平城南打响了胶东武装抗日第一枪的雷神庙战役，极大地鼓舞了胶东人民的斗志。不同地域的人们以不同的身份，为了共同的信仰，出生入死，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整个胶东大地。王守明怀着对党的事业无限的热爱与忠诚，也投身革命。

早些年，他是党的地下交通员，于1938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秘密为各级党组织传送情报。在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下，他担任了村长，作为一村之长，他经常被日伪军和国民党部队骚扰和恫吓。一次，地下党组织人员运送了一批枪支，事后被国民党部队发现，王守明被五花大绑抓进牟平观水的牢房，关押了一个多月。敌人威逼利诱，让他说出枪支的去向，他宁死不招。

凡是党组织所急所需，王守明都义无反顾地坚决支持。他家中共有18口人（三兄弟没有分家），老伴常织布贴补家用。为支援前线，他把家中织出的两匹布（一匹布等于40尺）全部交给党组织做了军服。临近年关，地下党组织两次深夜聚集召开会议，每次都是二十四五个人，他把家里给一家人准备的过年饭（旧时过年饭是指从正月初一到十五的饭菜，都是年前提前准备的）毫无保留地全部拿出来，招待与会的同志。

战争年代，宣传发动是党组织的一把利器，根据地扩展到哪里，哪里就有宣传抗日救亡的标语，写标语就要用到笔墨，王守明把自己珍爱的两支大号毛笔捐了出来。

体格健硕的王守明经常弄枪舞棒，南庄北疃的人谁也比不了。他家里有杆土枪，冬天农闲时，他还带领村里的年轻人去山上打猎，每

次都收获颇多，他总是将获取的猎物分发给村里人。村里谁家缺粮断炊，他便将家里节衣缩食省下的粮食相赠。村口大柳树下，他深埋着一窖子石灰膏，那是准备修缮自家房子用的。村人邻居们有需要的，谁用谁取，满满一窖子石灰膏，等到他用时已所剩无几，老伴不乐意了，他反倒说：“用的都是急，谁用不是用。”他慷慨仁义的善举得到了村里人的崇敬与尊重。

王守明弟兄仨，他排行老三。老大负责组织农田生产劳动，老二在外工作，王守明身材矫健，力能扛鼎，即使年过花甲，一驮篓装150公斤地瓜，他一把就轮到肩上，扛起就走。他负责走南闯北地采购买卖物品，并组织村里的日常工作，以此也掩护了他作为一名情报联络员的身份。

1942年的“马石山惨案”，惨绝人寰，震惊全国。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从北平飞往烟台，纠集青岛、烟台、莱阳等地的日伪军2万余人，策划了对胶东抗日根据地中心地区的一场空前的拉网大“扫荡”。日军把海阳、栖霞、福山、牟平、文登、乳山方圆数十公里范围内，包括地下党在内的所有百姓用火烧、枪杀等手段，向乳山马石山方向进行驱赶，制造了血腥的“马石山惨案”。据史料记载，这次惨案，我抗日军民500余人被敌人枪杀。王守明那时正和村里几个年轻人在去乳山送情报的途中，也被驱赶上了马石山，进入了敌人的包围圈。为了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他趁敌人点火，烟火弥漫之际，敏捷快速地带领同伴突围。不料，同伴中一人因害怕，躲起来不走了。王守明眼疾手快，一个箭步上前，抓住同伴的衣领一把将其拽起，一手提包裹，一手提人，健步如飞，途中横跨一条涨满洪水、宽数米的河流，同行的几人无一掉队，最终化险为夷。

区的军事强大、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了艰难曲折、艰苦卓绝的道路。在无际的大海上、农户的房舍里、村中的地道内、隐蔽的山洞中、闷热的树林间、冰冻的河滩边……都曾闪现过北海银行守护者们的踪影。正是有了这些舍身忘我的守护者们，北海银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打了一场漂亮的、看不见硝烟的战斗，为战争的胜利、民族的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银行负责人林一敬同志专程登门找到王守明，称赞他是无私、赤诚的人，力荐他到政府部门工作。王守明却拒绝了举荐，他是一名乡村农民朴实而平淡的话语说：“我没上过几年学堂，识字少，怕误了政府的工作。”

王守明一生常挂嘴边的口头禅是“宁让脚受罪，不让靴走样”，他以赤胆忠诚的言行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王守明生前系牟平区王格庄乡后柳林芥村人，生于1907年，在村南的八间瓦屋里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于1996年离开了他一生耕耘的土地。他忠诚无私和朴实坚韧的品格，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往事如昨

一叶扁舟游山后

王吉永

老烟台（现芝罘区）这个地方，虽然没有大城市高楼林立、万家灯火那种恢宏繁华的气象，也没有南方水乡“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那种柔和浪漫的情调，但却拥有蓝色的大海和广阔的海滩。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大海里有鱼，沙底海滩和基岩海岸上生长着不同品种的软体类、贝壳类海洋生物，只要勤快就会有收获。

从第一海水浴场向西直到烟台山以东，这一大片海域生长着厚实的飞蛤。名曰飞蛤其实它并不会飞，却会借助海水运动的力量向前移动好远，然后伸出蛤舌频频地舔海底的沙，重新给自己做个家。年轻时，夏天若是赶上中午退潮，我常利用午休时间到烟台山那边一人深的水海里，不用一个小时就能扎个三五斤大飞蛤，还不耽误下午上班。

从现在的北马路立交桥直到制革厂那一带金黄色的沙滩，退潮时向海里走老远仍是一米多深。一次赶上退大潮的日子，我和表弟去北浪坝铲海蛎子，礁石上稀疏分布着一些小海蛎子，那些大一点的都在礁石夹缝中，根本没处铲。

看来，要想赶海蛎子必须到人迹罕至，而且是基岩海岸的地方才能有收获。我俩不谋而合想到了芝罘岛山后，那里是基岩海岸，不乘船一般人到不了，肯定去的人少。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托人在养殖场借了一只小舢板，与表弟轮换着摇橹，向着芝罘岛最东端的方向奔去。

在岸上看仿佛近在咫尺，可是摇起船来却有海阔天空无尽头的感觉。仗着那时年少，有股猛劲和闯劲，我们也不知摇了多长时间，终于到了位于芝罘岛以东的小山附近。从陆地远望，这是一座近乎等边三角形的海中小山。小山与芝罘岛东口最东端，只隔一条称不上是海峡的水道，我俩决定先到小山。小山好像是一块完整的巨石孤零零地屹立在大海中，北面浪花飞溅，旁边的水道水流较急，我摇着小舢板围着小山转了两圈，竟然没见到有多少海蛎子。小山并不高，我们在小舢板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最高点有一座用铁架子做的简易灯塔。小山上多的是小草，一簇簇，一片片，生长在薄薄的风化土层里，根须扎在石缝深处，是小山真正的主人。

从小山转到芝罘岛山后（烟台人称老爷山），向北一看是蓝

蓝的天、蓝蓝的海，天海相接一望无际。我们继续向西摇啊摇，岸边的地形越来越险峻，海拔也越来越高，我知道可能已经到了老爷山的背后。一座老爷山前后两重天，山南低矮平坦一些，山路蜿蜒绿树成荫；山北则如神工鬼斧怪石嶙峋，峭壁陡崖雄姿奇伟。从老爷山北面被海浪冲击得近乎于垂直的悬崖和那些五彩斑斓的鹅卵石来看，大海真是蕴藏着无穷的力量。

从芝罘岛最东端经过了三个小海湾，一个比一个大，最吸引我们的是最西面那个较大的海湾。那里的礁石上长的海蛎子真是又大又多，退潮时都裸露在礁石表面，没用多大一会儿，我俩就铲满了小舢板前面的小舱。

在清澈见底的海水下面，映入眼帘的是五彩斑斓的鹅卵石，这是基岩海岸奉献给人类特有的馈赠。这些鹅卵石确实讨人喜欢，外形各异、互不重样，颜色也不相同，流光溢彩让人爱不释手。这是海浪的功劳，汹涌澎湃的海浪使岩石互相碰撞永无休止，不知经过几百个世纪才有了鹅卵石今天的风采。

我们站在岸边，可以看见几百米远的海中屹立着一高一矮两块似乎相连的礁石，高者酷似一位弓腰驼背的老婆婆，矮者宛若一个伴在奶奶身边的未成年儿童。我读小学时曾听老渔民讲过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芝罘岛当地一个渔民出高海捕鱼（渔民称出远海为出高海），遭遇台风。从台风刮起的那天，老婆婆满心牵挂着儿子的安危，茶饭不思，小孙子也非常想念爸爸。祖孙二人来到海边，遥望惊涛骇浪的大海，祈祷着亲人能平安归来。可是他们哪里知道，他们亲人的小船早已倾覆。祖孙二人站在海滩上等啊等，等等，奶奶紧搂着孙子，孙子紧贴着奶奶，祖孙二人就这样变成一块礁石。后来人就把这块礁石叫做“石婆婆”，也叫“婆婆石”。尽管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但它反映了渔民的艰辛与风险。

我与表弟摇一叶扁舟游历芝罘岛小山和老爷山山后近海，最大的收获不是海蛎子和鹅卵石，而是看到了小海湾的静谧温馨，看到了老爷山背面的悬崖峭壁和波澜壮阔的大海，当然还有海中那尊慈祥的石婆婆。时过境迁四十年，我再也没有去过老爷山，脑海中留下的，至今还是少年时代的美好回忆。